

輔仁大學 文字學 戲劇劇本創作成果報告

第三組

408011570 蔡新揚

408011374 林佳樺

408011441 劉亭林

408011362 黃品君

408011192 蔡沛潼

選字原由：

「孤」、「獨」

孤：

《說文》：「孤，無父也。从子，瓜聲。」段玉裁注：「孟子曰：『幼而無父曰孤。』引申之，凡單獨皆曰孤。」

獨：

《說文》：「獨，犬相得而鬪也。从犬，蜀聲。羊為羣，犬為獨也。一曰北囂山有獨獸，如虎，白身，豕鬣，尾如馬。」

01. 主旨：從感情層面探討同性戀者之代表字。
02. 情意表達：不受社會現實接受、悖離人倫、孤獨但自傲，有浴火鳳凰之感。
03. 相關層面剖析：
 - (1) 政治：站在所謂政治不正確，逆風面的掙扎。
 - (2) 生死：每個人的人生都是自孤獨開始，而以孤獨結束，由此可以分支出兩個概念：
 1. 為什麼不及時行樂呢？我們應把握身邊所有美好卻一閃即逝的人事物。
 2. 為什麼要管他人的戀愛對象是何種性別？我們應尊重每個人的選擇。畢竟他/她們有選擇一生伴侶的權利。
 - (3) 生活：縱使世間紛擾，人們也會有覺得孤獨的時刻，孤獨何嘗不是好事？由此可以分支出兩個概念：
 1. 孤獨乍看之下哀傷，實際上卻是人們給予自己心靈沉靜的方法之一。
 2. 同性戀者在不為大眾所接受的情況下感受到的孤獨肯定對他們傷害極大，我們不應批評他們從而增加他們的創傷。

人物設定：

阿龍（第一主角）：

21 歲，學歷只有國中畢業。19 歲那年加入斧頭幫後達到人生的巔峰。小時候是溫和而膽小怕事的性格，家中有三個姊姊一個妹妹，習慣聽從姊姊們的吩咐做

事，對妹妹十分照顧，討厭昆蟲的毛病直到長大後也改不了。強悍的外在對比著脆弱的內心，很少表達自己的感受，也極為在意他人的言語批評。一直覺得自己對於男性的情感只是崇拜而非戀愛，卻在遇到自己大哥時會莫名心跳加速後，再也無法否認自己是同性戀這件事。在幫中對大哥是數一數二的忠心，也是幫史中最年輕的二當家。

小辜（第二主角）：

30 歲，因為家道中落的關係現在還在讀法學院博士班。是圈內知名的同志文學專欄作家及廣播電台主持人。早年是斧頭幫的二當家，經歷過斧頭幫史上著名的穿雲箭事件，然而他對斧頭幫幫主達哥的感情卻被一個不長眼的小弟洩漏，在輿論下灰心退出，一度找不到人生志向而想一死了之，直到 25 歲那年遇見了人生導師 Alex 之後才漸漸轉好，也在 Alex 的幫助下重拾家業，並繼續進修。日漸重拾兒時的活潑好動，變得有自信且樂觀。在常去的同志酒吧上廁所時偶然回到了 2007 年，遇見了當時 21 歲的自己，想起了當時已萌生死志，便化名為「小辜」，前往向當時的自己攀談。

小馬（第一男配角）：

25 歲，阿龍的青梅竹馬，因為中學時在學校的被霸凌經歷，以及父親在工地查勘時，不幸遭鷹架砸傷而喪命，故性格傾向低自尊，且易感覺沮喪、孤獨、焦慮，常怨嘆自己命不好。國中畢業後因患上中度憂鬱症，整天龜縮在家中不願去上學，所親近的朋友也只剩下與馬家熟捻的阿龍，看不下去的馬媽媽最後狠下心將他送往美國讀寄宿學校。目前正在林肯大道旁擔任一家糖果店的職員，憂鬱症也好了不少。

Alex（第二男配角）：

23 歲，小辜的人生導師，出生於環境優渥的律師家族，在年紀輕輕便發現自己的同性戀傾向，在父母的支持下也勇於承認。給人第一印象良好的外表以及無懈可擊的家世、頭腦，讓他成為數個社會團體的領導者，最近也想競選議員，主打議題為同性婚姻專法。

達哥（第三男配角）：

30 歲，阿龍的大哥。斧頭幫前任幫主的次子，在哥哥被前來尋仇的敵對幫派打死後接掌兵符，成為斧頭幫的現任少主。為人有義氣，且不像同齡人那般衝動、感情用事。

背景故事：

阿龍和小馬出生於民國七十五年的南部眷村，身為青梅竹馬的兩人從小到大便是彼此最好的朋友。因為兩人家中女性成員居多，故他們的兒時遊戲也多為扮家家酒或玩洋娃娃，與當時社會的眼光大相逕庭。然而皆身為家中的獨子，父母親寵溺有加，自然不會對他們的遊戲有諸多干涉，這也間接影響了他們對於社會性別的認知。

某日小馬突然對阿龍提起了自己可能有同性戀傾向，阿龍那時雖然有點困惑，但不敢講自己對性向的混亂，覺得應該喜歡女生而不是男生，另一方面同時也隱藏了自己對於「喜歡上同性」這件事的困惑與恐懼。

因為小馬的個性陰柔，四周朋友們也多是女性，不僅被周遭同儕戲稱為「娘娘腔」，甚至遭到霸凌。身心俱疲的小馬認為是阿龍講出了他的性向，再加上阿龍看到小馬因為性向被欺負時，因為害怕闡述自己的感情會遭到同等對待，不僅冷眼旁觀，甚至偷偷在背後推那些傷害小馬的人一把。此舉在小馬看來背叛性十足，兩人的友情也分道揚鑣。

阿龍再看見了小馬作為一個同性戀所遭到的不公平對待後，對於自己的性向也日漸感到恐懼。束手無策下阿龍選擇了逃避，以兇狠的外表和狠厲的行事作風來掩蓋自己內心的脆弱無助。陰陽錯差下，阿龍不但成功地瞞過了歧視的視線，還成為了叱吒風雲的黑社會。

好景不常，在道上經歷了腥風血雨、生離死別後的幾年，阿龍雖一直都是斧頭幫幫主達哥的重要心腹，卻對達哥抱持著主從關係之上的情感，他的這個秘密在某次的酒會上卻不小心對一個屬下說起，即便酒醒後他立即下了封口令，這件事卻還是傳入了幫眾們耳中。一夕之間他從德高望重的二當家跌落至人人唾棄的過街老鼠，在遭受到數次的不公平對待與冷嘲熱諷後，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乃是來自達哥的驅逐令。灰心喪志之下阿龍離開了斧頭幫，又斷斷續續地受了幾個幫派的延攬，但自始至終他的心還是屬於舊地，因此不斷地加入後又退出。

從那之後，秉持著該墮落就要貫徹到底的信念，阿龍開始頻繁進出自家附近的同志酒吧，日日夜夜耽溺於酒精和聲色犬馬，用以拋開對過往和故人的思念。在某天幾杯黃湯下肚後，阿龍想起了自己失去的種種，忍不住悲從中來，心一橫地打算在今天終結自己可悲的一生。就在他準備起身上樓時，一個戴著黑色口罩的陌生人卻在他身旁坐下，那人有著熟悉的雙眼，卻顯得無比深沉……

故事大綱：

第一幕

阿龍在常去的同志酒吧消沈著，萌生死志，然而一名突然出現的陌生人卻坐下與他攀談，自稱其名為「小辜」。自問候開始，兩人不著邊際的描述酒館裡的種種景象。【目的在於體現歡場下人人其實皆是孑然一身、最後仍會回歸塵土的孤獨感（切題）。】

阿龍於是向小辜述說自己這幾年在道上風聲水起的生活（第一人稱倒敘）。主要敘述阿龍加入斧頭幫的原因以及他對幫內權力爭奪的看法，看似對追名逐利之人不滿，實際上卻是偏袒他所喜歡的達哥的諸多說詞。（小辜理解，並未點破）。最後，阿龍無奈說起自己在酒會上不小心洩漏是同性戀的秘密，而導致愛情和事業都失去了，萬念俱灰下他只想找出最快解決痛苦的辦法，小辜並未對阿龍的過去作出評論，而是以第三人稱的角度說起一個人的故事。

第二幕

小辜說世界上有一個人，年輕的時候也對自己的性向徬徨無知著，覺得「同性戀即惡」，對自己也對世界感到迷茫，因為找不到生活重心，對生命的熱情日漸減少，在跳樓自殺失敗後被家人強制帶去接受宗教歸化，導致盲目的迷信與狂熱的不受控制。直到在街邊的書報攤遇見正在買咖啡的一個人，名為 Alex，才讓他墮落的生活出現轉機。Alex 的支援讓這個人一家的生活再次上了軌道，卻也讓他以為自己喜歡上了 Alex，對其是極盡盲目的追求。Alex 並沒有對這個人的追求拒之千里，反而很大方的接受了他。然而在甜蜜的熱戀期過後，這個人卻發現 Alex 似乎打著同性戀的旗子招搖撞騙，收穫不當利益。他因此果斷遠離 Alex。雖然戀情失敗了，但在與 Alex 的相處過程中讓這個人找回了原本的自我，他開始積極面對生命的每一項挑戰，也不再害怕未知的不確定感。最後，小辜暗示性的鼓勵阿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以免將來後悔。

阿龍和小辜道了別，承諾自己不會做蠢事，同時也互相期許對方未來能夠有好的發展。但在推開酒吧大門時，阿龍卻遇到團團擠在門口的記者們，他們口中喊著「阿龍」、「龍老師」，當阿龍狐疑的看向小辜時，卻驚覺身邊的陌生人和他有一樣、但略顯滄桑的容貌，剎那間，記者以及小辜便不見蹤影。

第三幕

阿龍獨自一人坐在家裡，聆聽著隔壁鄰居的吵鬧聲，思考著幾日前發生的種種事情。小辜在眾目睽睽下消失了，而蜂擁而至的記者喊著自己的名字，說出的卻是他所不熟悉的頭銜，這種荒唐之事實令他在無法相信。然而，在不知道小辜的來歷下他根本無從查起，只好讓這件事不了了之。

日子的一點一滴逝去漸漸沖淡了阿龍對於這番不可思議遭遇的記憶。某天，他在從打工的超市出來買咖啡時，一個梳著油頭、西裝筆挺的男人卻走向前和他攀談起來。男人稱自己為 Alex，經營著一家律師事務所，同時也在同志熱線上開網路課程幫助不敢出櫃的人，阿龍對這個職業和這種類型的男人本來並無好感，但 Alex 似乎有種讓人必須和他親近的魔力，在幾次的相遇和閒聊後，Alex 變成了阿龍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讓他忘了自己對達哥的愛慕，而將這份情感投射至 Alex 身上。

在他暗示性的向 Alex 表達自己感受，本以為會遭到斥罵及疏遠時，Alex 卻出乎意料的並未表現出任何不滿，反而很大方的接受了他。頭一次的成功讓阿龍忍不住飄飄然了起來，也讓他沒有注意到 Alex 所隱含在完美外表下的真相。直至他們交往一週年當天，上門口出惡言的幾名男子才讓他明白 Alex 的真面目。表面上是身兼二職服務社會的有為青年、熱心助人的精神導師，私底下卻是藉著這個職位私下與學員發生關係，以達成自己的淫慾。忍受不了他複雜的男女關係，阿龍索性一走了之，這也是他頭一次對愛情不感到留戀，反而覺得無事一身輕。

就在與 Alex 分別後幾日，當年在酒吧中遇見的陌生人小辜又闖進了他的腦海，回想起了小辜和他說的話，阿龍細想起和達哥的相處點滴，也再次審視自己內心的情感，原本以為只是一時的崇拜，卻在回憶起兩人相處的情景時有許多的

期待和澎湃。阿龍一直惦記著達哥對他的幫助，卻只因為自己透露出內心真正的感覺而被迫離開達哥，內心的遺憾之感油然而生。

或許，我們心中都有那麼一個人，在闌珊處等著。縱使明白收穫的是達哥對他的不諒解，阿龍仍於聯絡了以前在斧頭幫的兄弟，希望能再見達哥一面。而這次，阿龍下定決心，無論如何，即便被達哥所厭惡，他也要好好表達自己的愛慕之意，不讓自己留下任何遺憾。

第四幕

在以前的同僚的幫忙下，阿龍順利的回到斧頭幫位於艋舺的據點，曾經熟悉的屋內裝潢使他感慨萬千。達哥身邊的小弟看見在屋內大搖大擺走著的阿龍，氣的一個箭步就想把他打翻在地，然而阿龍好歹也是前任二當家，既然對方有眼不識泰山，那他也不必客氣，直接以一招十五路譚腿把對方踹得直不起身。兩人之間的打鬥很快引起了斧頭幫上下的注意，也驚動了正在書房的達哥。

達哥制止了兩人，把阿龍叫進了自己的書房，和他說其實自己看著阿龍的表情，就能知道他對自己的情意不一般，即便自己當下也曾覺得噁心反感，後來想起阿龍對他的忠心耿耿，卻反而多了一絲同情。可礙於幫內的風聲以及江湖上的名譽，他不得不把阿龍驅逐，這幾年來他的罪惡感並不少於阿龍。聽完達哥的一席話，阿龍有點不知作何反應。他向達哥告了辭，在踏出門，感受到飄搖灑落在自己身上的日光時，他卻有種想哭的感覺。好似所有纏繞、困擾著他的陰霾和嫌隙全都煙消雲散，如今的他，是否也能作一個真正的、能夠發自內心去愛上他人的「人」呢？

他重拾書本，回到了他曾經想方設法逃離的校園，將無涯學海的知識全都吞吐入腹。然而，他仍舊無法忘記 2007 年時，在酒吧向他伸出手的那個人，挽救了即將墜至無盡深淵的他後又消失無蹤。於是，他將自己的經歷寫成文章，上傳至網路論壇、甚至出版成書，期盼在世界某處的小辜能看見，而能向他解釋發生在 2007 年 5 月 17 日發生的那件事。誰知道，阿龍的書卻日漸賣座，不斷的再版，他也成了家喻戶曉的同志專欄作家，甚至開始經營自己的廣播節目，可是這幾年來，小辜從未出現。

在阿龍 30 歲那年的 5 月 17 日，他像往常一樣進了熟悉的同志酒吧，即便現在的他已經不需要在歡場中找尋相互依偎的伴侶，卻還是喜歡傾聽和曾經的自己有同樣煩惱的人，述說著他們的遭遇並給予慰藉。兩三杯酒下肚後，他依稀記得自己替一名神志頹喪的年輕人解決了想輕生的煩惱後，搖搖晃晃地走出了酒吧大門。

但在推開酒吧大門時，阿龍卻遇到團團擠在門口的記者們，他們口中喊著「阿龍」、「龍老師」，並詢問他對於國際不再恐同日的想法。眼下的情況不禁令阿龍感到似曾相識，就像有什麼開關被打開了一般，剎那間，一切都說得通了。他望向映出自己臉旁的酒館窗戶，在那鏡中的，何嘗不是九年前在酒吧中拯救了自己的「小辜」呢？